

## 散文 第一名



吳鈞堯

出生：民國56年生

學歷：中山大學畢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情幻色影」、「女孩們經常被告  
知」、「龍的憂鬱」等小說、散文集。

獲獎記錄：中央日報短篇小說首獎、聯合報極短篇第  
二名及短篇小說第三名等。

### 創作理念

多數的情感是隱性的、不明顯的，往往需要歷經觀察與  
省悟才能看見情感的真與美，故為此文。

## 尋找一個人

你在看我。

你一直在黑暗中看著我。一有機會便凝聚無止境的黑鬱，構成比黑暗還黑暗的存在。最黑的仍是你的眼，你不停看我、喚我，濃得不可解的憂鬱便是你的全部。

然而，黑暗的注視始終不堪一擊，我走進門口，才打開燈，你便被光融化。

什麼都不剩下了，我只看見鑲著黑框的照片掛在佛案左邊，剛剛那個是你嗎？我望著你，你卻不斷模糊中，牆上的照片成為記憶你的唯一線索。我失神坐著，臉埋進手裡，一陣暈眩襲來，彷彿聞到你身上洗髮精的味道。

我不願意用這個味道想像你，但沒有辦法，記憶開啟時你已裹著這層濃烈的氣味。你沒有等我長大就去了，你在我心中一直無比巨大，除了你溘然而逝，我低頭俯視你毫無血色的臉外，我必須不斷仰頭看。你站在理髮椅旁邊，手拿剪刀、梳子幫客人理髮。我坐在不遠的地板上，看客人的髮像黑色的雪，往我面前落個沒停。

不記得是否被半空降下的黑雪嚇哭，但有一次，陪小兩歲的弟弟躺在地板玩，抬頭看見銀色利剪揮舞，頭髮像黑雪往身上堆的恐怖樣子。弟弟大哭，因此推論我也曾被嚇過。你只好跟客人暫停，把弟弟抱到他處哄，再回到客廳，你跟客人的影子映在理髮椅前的鏡子，我從背後望，你的一半在我眼裡，另一半在鏡中，我必須把兩個一半結合為一個你。

這可能是個失敗實驗吧，當我低頭望著無言的你，幾乎不知道這就是你。你穿中國服，嘴唇塗成紅色，頭髮往後挽，兩腮還抹了胭脂，儘管臉上顏色如此豐富，卻顯得蒼白。我沒像弟弟嚎啕，愣愣看著，闔上棺木的剎那還聞到洗髮精的味道。

爸爸說你死了，棺木移出停柩處，趨往墓園。屋裡，理髮椅無動於衷，鏡中已空。我爬上理髮椅，玩弄梳子、剪刀、吹風機，一點都不悲傷。吹風機已因為你而死亡，家裡不再轟轟亂響，門前不再放滿來客的鞋，洗髮精被收進盥洗室裡，幾個月後，地板很難找到一根斷髮。你很快模糊、或者消失，直到幾年前我搬新家，爸爸說身為長子祭祖的事不可馬虎，堅持設置佛桌。你順勢佔下左側牆壁，抬頭看你的角度與小時重疊，你終於從故去的歲月掙脫而出。

一直不明白我先去尋你，還是你先從黑暗裡走來找我。

近三十年來，我填了無數表格，早習慣填上你名字後，在「已歿」那一欄打勾。我幾乎以為你活著時就已死去，不然，何以母親在兒子心中竟是一片空白？年紀太輕，母親的愛不足以留痕，還是你總是背對我，剪刀、梳子、吹風機是你的五官，洗髮精是你唯一的味道？

跟爸問起你，他斷續地說，唯恐一不小心，記憶長線錯亂，將無以釐清。爸娓娓道來你三十歲那年因病過世的事，領我繞過蜿蜒時空，走進充滿草藥味的房子。我想起餵你藥，你有一口沒一口地喝，嘔出來時我得趕緊拿手帕擦。這段你生病的記憶中，我看見一大袋又黑、又醜的草藥堆在牆邊，以及一支不停被加溫、不斷噴出蒸汽的壺。我推論洗髮精香味快速消失的原因，因為你走以前，草藥味已掩埋了一切？

隔了三十年，你的嘆息穿透濃濃的草藥味，輕輕落在我耳邊。你嘔吐後臉色白得難看，笨重的頭像截斷草，無力靠在枕上，總在這個時候你會嘆息，睜著朦朧、無神的眼睛看我。

記得那是一雙大眼睛？爸爸稱是，還說第一次帶你回家見未來公、婆，大眼睛便給人好感。我不禁想，會是你的大眼睛讓你在黑中復活？會是你投來的眼神，讓你的眼睛成為最濃、最黑的部份？

爸陷入沈寂，隔了一陣子才說，你這一生都沒有過過好日子。我做水泥、你媽理髮，打拼幾年掙棟房子就不需再累，錢賺得差不多，你媽也走了。算了算，你活

著跟死去的時間已一樣長，容貌還是三十年前模樣，我現在的年紀足以當你哥哥了，但年輕且憔悴的你始終是我母親。有一陣子，我把你幻想成妹妹，想像你被病痛折磨，望著年幼的子女胸口做痛。我為這樣的情境悲傷，因為你的面貌模糊，我只能透過移情想像你的痛——如此想像你心中的我。

這是近幾年產生的想像，當我日漸忙碌，在消逝的時光遇見你那喋喋不休般的剪刀；跟女友在星光下勾勒家的未來，討論是否該生小孩；或是不經意的秋風橫掃街道，捲起幾片疲倦的枯葉；以及當弟弟的小孩足歲，我望著爸遞給小孩兩個紅包，喃喃說著祝福的話，表示一個是他、另一個紅包是代你給的，我終究忍不住傷感，發現你是我生命最大遺憾，也才訝異過去的日子，你在那裡？

如爸所述，為了打造你未曾親臨的家，你總是不斷地理髮、吹風、洗髮；黑雪飄，在心頭堆積，你死去，卻儲存在我八歲的心靈裡。曾問弟記不記得你，他想了許久，不確定你就是相框裡的模樣；因此，虛構你變成還原你的唯一方式。

料想，我也曾像弟的小孩，被擁在襁褓中餵奶，躺在鋪著厚棉被的床撒野，不時露出想跟爸、媽玩耍的表情。你解開尿片時，我會手舞足蹈，衣裳被解開，亦快樂地亂滾。當你親密擁抱我，在我耳旁喊著爸爸、媽媽要我學說時，我會用力抱住你的臉亂親。

無以追溯到遙遠的曾經，況且，這些都存在我的想像，加上你總是忙著招呼客人，讓我跟弟弟看你的背影，以及映在理髮鏡裡的臉，我的任何一種親密虛構都近乎奢侈，但是，我的生命是你給予的，我曾住在你年輕身體的子宮，日夜不分踢著肚皮。我必定吸吮過你的乳汁，儘管牆上的你看起來宛如我妹妹。再過三十年，我頹然老去，永遠年輕的你將變成女兒模樣，依然高居牆上，用你慣常的俯角看我。

到時候，我的兒女都會抬起頭，在他們年紀很輕時常常問起牆上那個人。我會說那是奶奶，很久很久以前就已過世，你是一個家庭理髮師，辭世時我才八歲。當我長大，走進家庭理髮廳，總要跟女主人聊天，問她們如何照料小孩。比如餵奶時客人來了怎麼辦？她們說有時客人不錯，願意讓我停下繼續餵，萬一客人趕時間，只好讓小孩子哭；反正，哭也是運動。常跟小孩玩嗎？忙哪，沒時間，假日不常出遊，學校活動一定得參加，不然，老師會覺得奇怪。

有次踏進理髮廳，老闆正幫一名男童理髮，她笑瞇瞇說男童是她兒子，要先幫

我理，男童空出理髮椅，坐在地板看媽媽。女老闆揮著剪刀，她們身上都帶著洗髮精味道，這一次味道不再噁心、刺鼻，看著男童，我不禁想像八歲以前我的髮都是你理的。不，不需想像了，每一位理髮師都會全力看護兒子的髮，我籠罩在廉價洗髮精香味的空氣，鏡中的理髮師變成你。

六十歲冥誕前夕，第一次發現理髮用具跟遺照以外的遺物。爸在老舊的相簿找到我國小一年級的成績單，再怎麼追溯都無以還原把成績單交到你手中的時空，你的筆跡已陳舊，安靜躺在家長簽名欄。原來，在遙遠、且不復記憶的彼時，你已在蒐集我的點滴；儘管我不知道，你為我做的一切都是存在的。

爸在客廳打理隔天要用的香燭，抬頭看你，第一次發現牆上的你有表情，我像發現天大秘密地跟爸說。爸看了我跟你一眼說，你本來就是那樣子了。

媽，你的大眼睛一直都是笑著的。